

從心理空間理論解讀現代詩

〈床戲〉中的隱喻*

張榮興

國立中正大學

本文以心理空間理論來分析現代詩〈床戲〉的隱喻現象，希望透過認知語言學理論的分析，呈現詩中的隱喻結構以及歧義產生的背後機制。本文討論了詩人如何在詩中結合詞的多義現象和「框架」的認知概念，進而很巧妙地應用「框架轉換」的策略讓「床戲」這個詞產生歧義，並引發一系列的隱喻重新詮釋現象，為此文學作品帶來隱藏在字面下的弦外之音。本文的研究除了探討潛藏在詩中的涵義，同時也解析了讀者理解詩中隱喻的思維過程。

關鍵詞：隱喻、心理空間理論、框架、框架轉換、現代詩

1. 引言

隱喻是各種文字以及影像創意的核心，在各種設計中埋入新穎的衍伸意義與潛藏訊息，以達到加深寓意或是改換角度的手法，進而增加自我創作的廣度和深度，吸引更多讀者或觀者的注意力。

* 感謝黃惠華、莊敦榮和陳康寧在過程中的各項協助及建議，也感謝審查委員對本文所提出的寶貴意見。

而詩，則是最常使用隱喻的文體，一般在分析詩作時，多半分成幾種型態，第一是以新批評的方式，注重文本本身，藉由對於文句的敏感度與文學理論的幫助，做出文本內部的分析；另一種是對作者的生平與寫作時的狀態有所了解，再對文本做出相關性的解讀，讓文本與作者產生有機互動的方式去詮釋文本；再者就是兩種方式的統合，就文本研究的需求去做調動與融合。

無論用何種方式進行分析，文本中的隱喻多半是研究者的矚目的焦點，因為隱喻所涵納的意義與象徵，極為豐富且具藝術性，創作者在寫作之時，常有意無意的使用相同或類似的隱喻意象，故隱喻的研究對文學文本的分析，有其重要之處，詩更是如此。

本文將以認知語言學的視角，切入到詩中的隱喻研究。藉由認知語言學的分析，不管詩中的作者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創作，都有機會在文本中找出她整體寫作的思維骨幹，尋出她運思的軌跡。所以以認知語言學分析的方式，並非為了加深詮釋或增加意義的厚度，而是希望找出文本背後作者全盤的思維走向，到底是如何創作文句，以及文句間有機的互動或映射為何？拓出整個文本背後的骨架，讓創作思維現身，才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目標。而若能讓骨架清晰，那麼後續更多深入的研究，便有著力之處，也可避免互相矛盾或過度詮釋的問題產生。

本文將藉由認知語言學的分析，研究〈床戲〉這首現代詩的隱喻運作方式，以及這首詩的作者如何運用隱喻與框架的轉換，讓讀者產生「視角轉換」和重新看待整個文本的效果，換句話說就是此詩的作者運用怎樣的隱喻手法與認知置換的方式，將「床戲」這個詞的意義歧義化，讓文本產生新的意義，轉換了所有文句的內涵。在認知語言學的研究中，這樣的現象稱之為「框架轉換」(frame-shifting) (Coulson 2000)，在創作者的手中，也可能運用文字意義的編排與刻意為之的方式，讓字詞產生「新義」，藉以改換讀者之前接收的一切訊息，底下就用〈床戲〉這首現代詩，來展示這一框架轉換的過程以及所產生的隱喻詮釋。

本文討論順序如下，第二單元為理論背景介紹，第三單元討論意義轉變與框架轉換，第四單元討論〈床戲〉的心理空間映射，第五單元為本文結論。

2. 理論背景

本文將以心理空間理論 (mental space theory) 為基礎來分析隱喻現象，所謂的心理空間 (mental spaces) 是一種概念結構，其主要目的是用來探討語言形式背後錯綜複雜的認知過程 (Saeed 2003: 364)。心理空間理論首先以現實的世界為基礎建立一個真實空間 (reality space) (Fauconnier 1994)，因為是各種不同心智運作模式的基礎，因此又稱之為基礎空間 (base space) (Fauconnier 1997: 38-39)。然後，根據空間建構詞 (space builders)，另建立一個與真實空間相對的心理空間。

隱喻一般是指用另一種事物來談論某一事物，其中包括了不同領域之間的對映現象。當一個詞從某一個領域對映至另一個領域時，這個詞所引申出來的意義往往不是輸入空間 I 和 II (即來源域和目標域，亦可以說是「真實空間」與「心理空間」之關係) 中意義的總合，而是一種不同語意間互動所產生出來的新語意結構。為了掌握不同領域中的語意互動現象，Fauconnier 和 Turner (1996, 2002) 提出了空間融合理論 (blending theory) 來說明不同的心理空間中擁有什么共同特徵以及產生什麼新語意結構。

在空間融合理論中，空間融合 (blending) 是一種想法整合，也可說是心理空間的整體運作，它能表現出多維空間相關成分的映射，揭示各心理空間的相互聯繫與新思維。簡而言之，最小的空間融合的運作是融合兩個輸入空間 (Input spaces) 產生一個融合空間 (the Blend)。這個融合空間的部分結構傳承自原先的兩個輸入空間，但也有與兩個輸入空間無關的新結構 (emergent structure)。最小的空間融合運作網絡通常包括了一個類屬空間 (Generic space)，兩個輸入空間及一個融合空間。¹

為了讓讀者能了解實際的運用，筆者將先用泰戈爾下面這首詩來說明心理空間理論如何解析一首詩。

¹ 有關心理空間理論運用於隱喻現象的分析，讀者可參考張榮興、黃惠華 (2005) 以及張榮興 (2016)。

(1) The mist, like love, plays upon the heart of the hills and brings out
surprises of beauty.

霧，像愛情一樣，在山峰的心上遊戲，生出種種美麗的變幻。²

（泰戈爾著 / 鄭振鐸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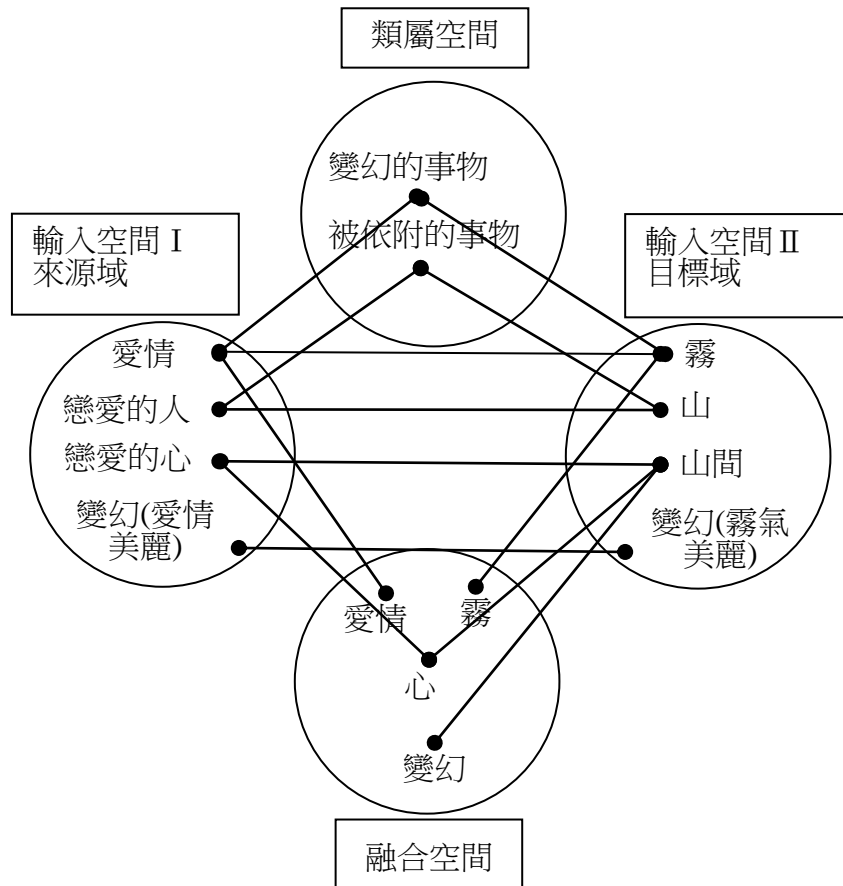
此一詩作使用了隱喻，將愛情映射到山間霧氣上，此隱喻現象可以分成兩個空間（即來源域與目標域），一個是「愛情」，另一個是「山間霧氣」，這兩個不同的心理空間分別是輸入空間 I 與輸入空間 II。

要將兩個心理空間進行映射，需要有可以相類屬的語意項，即要有共同、相似的基礎，所以需要將詩作中對兩個空間中各自可能具有的語意項列出。在山間霧氣的空間（目標域或輸入空間 II）中，可以發現的語意項為「霧」、「山」、「變幻（霧氣）」三項，但要看見霧氣變幻需要有「背景場所」，透過框架理論的認知思維方式，我們可以將山間的「霧」當作一個框架的核心要素，那麼運用框架思維就可以誘導出其他可能包含在其中的語意項（包括文本中未提及的成分）。就霧而言，霧氣變幻需要背景場所才能被看見，透過框架理論，我們可以將「山間」此一背景誘導出來，因為霧氣的變幻需要背景才能被看見，故在山間霧氣的框架中，「山間」也包含在其中。

在來源域方面，即「愛情」的空間（輸入空間 I），在詩作中可以觀察到「愛情」、「戀愛的心」、「變幻（愛情美麗）」三個語意項，而就框架理論來說，以「愛情」的語意項為核心，可以再推導出一個隱藏的語意項「戀愛的人」。兩個心理空間需要共同的基礎才可能進行隱喻映射，而愛情與山間霧氣的相似之處，就在於「愛情」與「霧氣」都是會「變幻」的「事物」；還有「戀愛的人」與「山」，都是被愛情與霧氣「依附」的「事物」。我們可以在兩個不同輸入空間中找出其相似的特質當成「類屬空間」，即「變幻的事物」與「被依附的事物」，透過類屬空間，愛情與山間霧氣得以進行「跨空間的映射」。

² 中文翻譯取自 <http://www.ifuun.com/a2018021410088333/>。

接著就在映射底下會進一步產生一個融合空間的新結構，出現霧如同愛情，在山峰上如同在愛人的心上，能產生種種美麗的變幻，最後留在融合空間中的語意項就是「愛情」、「霧」、「心」與「變幻」，以此分析結果，可以依照心理空間理論做出圖一的結構。



圖一 例(1)之心理空間圖

透過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心理空間理論的隱喻分析方法。下面單元將以現代詩〈床戲〉為例，來進行這首詩的隱喻分析。

3. 意義轉變與框架轉換

本文所要分析的現代詩，詩名為〈床戲〉，此為女詩人林婉瑜所作，這首詩曾在 2009 年 10 月 28 日刊登於《聯合報》之聯合副刊中，內容如下：

〈床戲〉

我的身體是你的運動場

你想征服

想以種種幼稚的身體動作，獲得肯定

前進倒退臥倒翻滾

我舉牌給你滿分

我的身體是一座山

你試圖攀越，但困在山頂

努力長大，下次會成功的

我的身體是大地

有潺潺湧出的生命泉水與溫暖氣息

你吸吮著賴以維生

我壯大肥碩而豐饒，不使你挨餓

我的身體是母親

從出生第一眼的印痕記憶，你便認定

跟隨糾纏我（行道樹紅綠燈聖誕老公公公間雜人等
都不是母親）

搖擺舔舐親吻，碰碰拍拍磨蹭

遊戲這麼有趣你張嘴笑了（牙齒們蠢動等待發芽）

你用鼻子摩擦我的手臂（潮濕帶熱氣的鼻子）

用尖細爪子抓搔索求擁抱

多肉的掌心，烙印熱度在我皮膚

（那正是獵人們亟欲追蹤的幼獸腳印）

遊戲這麼有趣你累了
側身吸吮奶頭滿足地睡著
我也側身睡著
赤裸的我們親愛又親密
午間，母獸與小獸的床戲

(2009-10-28/聯合報／林婉瑜)

這首詩之所以有趣，在於它在最後的時刻扭轉了讀者一開始對「床戲」的概念。「床戲」是這首詩的主題，可貫穿整首詩的核心概念。人類的概念並不是獨立存在，而是由不同的概念構成一個認知系統，在這樣的認知系統下，每個概念之間有一定的關聯性。按此推論，床戲含有一男一女在床上發生某種「調情關係」的意思，³在這個過程中，男女雙方會有許多肢體的接觸以及一系列的動作產生，而最後「母獸與小獸」的出現，使得「床戲」的意義產生轉變，形成了母子之間的「哺乳關係」遊戲。以下我們將討論意義轉變與框架轉換的關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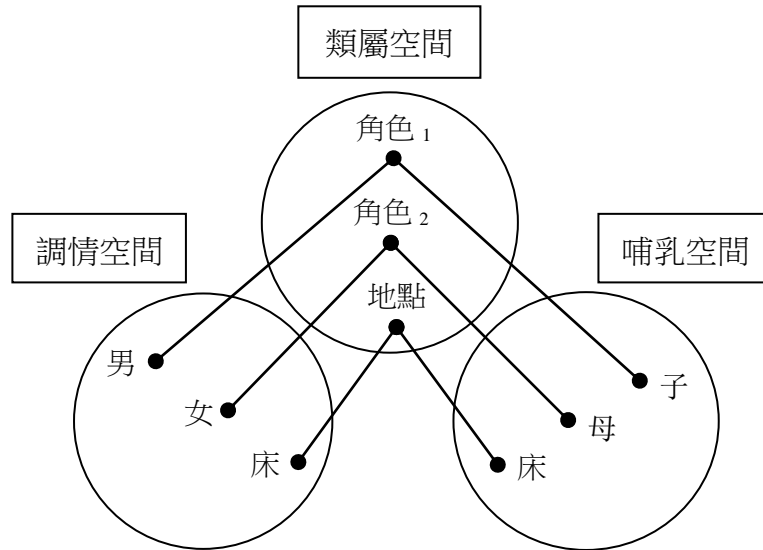
一個框架內的要素產生變動，會導致內涵的轉換，奠基於一種特別的認知策略——「框架轉換」。框架轉換對於寫作者來說是一種有趣且具有改換讀者視角的技巧，而對閱讀者來說，框架轉換是增強理解的重要機制。

框架轉換來自於兩個不同框架中，因為描述與論述的需要，在其中一個要素進行了置換，導致該框架的其他要素產生變動，〈床戲〉在最後一段母獸與小獸尚未出現之前，可看出運動、登山、大地等都是對男女調情的床戲的隱喻，而這一系列隱喻與運動、登山、大地所涉及的動作，卻因為「參與者」的置換，將男女「調情的空間」中「男」、「女」（調情）轉換成母子的「哺乳空間」中的「母」、「子」（哺乳+母子互動），使得一開始的「床戲」意義被轉換了。

這即是框架轉換的認知策略，因為框架的某一要素的置換，讓整個框架的內涵都被轉化，若用心理空間圖來表達調情空間跟哺乳空間是因何類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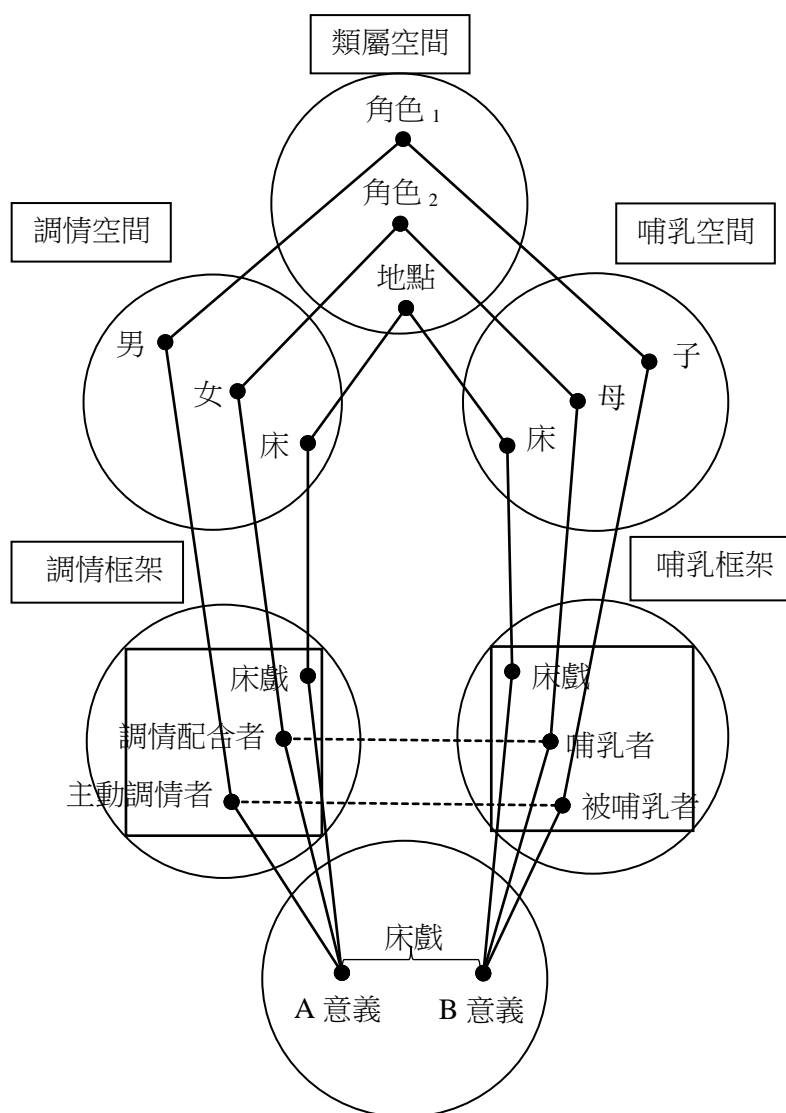
³ 同性戀或雙性戀者，暫且不論。

使作者可進行連結轉換，我們可以使用較為抽象的「角色₁」、「角色₂」與「地點」三個要素作為兩者的「類屬空間」，以此可做出圖二：



圖二 調情空間與哺乳空間之類屬空間

而調情空間會牽引出調情框架，哺乳空間亦會帶出哺乳框架。在調情框架中會出現三個要素：主動調情者（男）、配合調情者（女）、床戲；哺乳框架也會出現三個要素：哺乳者（母）、被哺乳者（子）、床戲，而調情框架來自於〈床戲〉「常見」的意義 A：「男女性愛關係的床戲」，哺乳框架來自〈床戲〉「作者」的意義 B：「母子在床上玩的遊戲」。在作者使用的框架轉換策略中，因為框架中角色的變動，讓主動調情者轉換成了被哺乳者、配合調情者變成了哺乳者，其中床戲的意義當然也從男女調情的內涵，成了母子在哺乳時相互遊戲的真正「床上遊戲」。以此可以做出圖三：



圖三 「床戲」的框架轉換

〈床戲〉一詩便是使用此框架轉換的策略，以達到作者轉變字詞意義內涵的效果，下個單元將會以心理空間理論的分析，更精細的找出在此種框架轉換之下，不同心理空間（即來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對映與變動關係。

這種認知的機制對於創作有所幫助，可以有效地改動閱讀者的視角，並全盤推翻閱讀者本來的預設，可以突破原有固定的框架思維，增進閱讀者以

不同角度看世界的的能力，對創作者來說也能吸引閱讀者的注意，甚至是導引出更多不同的情感面向與意義的衍伸。理解認知的運作以及模式，可有系統的理解各種載體背後的思維脈絡，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有所助益，本文的心理空間分析與框架轉換思維就是最好的例子。

創意並非憑空出現，自覺地使用認知模式的組合以及改變，才有所謂的創意出現，創意來自對於自身認知的理解程度，閱讀理解的強度亦然。

4. 心理空間映射分析

從認知的角度來看，「床戲」與兩個概念相關，第一是「男人」和「女人」，第二是男女雙方在這個情景下產生的「動作」。也就是說，「男人」、「女人」和「動作」構成了我們對「床戲」這個認知概念。瞭解了這一點之後，就不難發現詩的作者一開始使用了幾個隱喻來映射「床戲」，並且在這個隱喻中很巧妙地運用了女人的意象和男女間的動作。依據整體脈絡以及呼應「床戲」這個概念來看，詩中的「我」是一個女人，而「你」則是一個男人，「我的身體」則是指這個女人的身體。因此，「我的身體」、「我」和「你」構成了一個「床戲空間」。

確立了床戲的空間後，我們先來看詩的第一段：

我的身體是你的運動場
 你想征服
 想以種種幼稚的身體動作，獲得肯定
 前進倒退臥倒翻滾
 我舉牌給你滿分

「我的身體是你的運動場」、「你想征服」這兩句話，開啟了一個「運動空間」，依據這首詩，在這個「運動空間」裡有運動場、裁判和運動員。作者以「運動空間」為隱喻映射到「床戲空間」，在這個隱喻關係裡，前者為「來源域」，而後者則是「目標域」。「來源域」和「目標域」下的各種元素會各別一一對映：「運動場」比喻（映射）為「我的身體」（女人的身體），

而「裁判」和「運動員」則分別比喻（映射）為「我」（女人）和「你」（男人）。想當然耳的，運動員要對山的「征服」動作，自然也是對映到男女之間的床戲動作。至於用裁判比喻男女關係中的女人，「我舉牌給你滿分」可以理解為女人對男人的表現滿意。

接著，我們來看詩的第二段：

我的身體是一座山
你試圖攀越，但困在山頂
努力長大，下次會成功的

「我的身體是一座山」、「你試圖攀越」，這兩句話開啟了一個「登山空間」，這個空間的元素有「山」和「登山者」，作者在這一段以「登山空間」為隱喻映射到「床戲空間」。「山」映射到「我的身體」，而「登山者」則映射到「你」（男人）。至於登山者的「攀越」，自然也是比喻床戲中男人對女人的動作。登山者攀越山嶺，是因為要征服山嶺，用來比喻男女關係，則可以看做是男人對女人的征服。

詩中的第三段：

我的身體是大地
有潺潺湧出的生命泉水與溫暖氣息
你吸吮著賴以維生
我壯大肥碩而豐饒，不使你挨餓

「我的身體是大地」和「你吸吮著賴以維生」兩句話開啟了「大地空間」，這個空間的元素有「大地」和「生物」，而「大地空間」對映到「床戲空間」，「大地」即比喻「我的身體」，「生物」則比喻「你」。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想，生物對大地的賴以維生是比喻男女之間的關係，而大地湧出生命的泉水和溫暖的氣息，甚至是自身的肥碩豐饒，都是比喻到男女關係中女人吸引男人以及女人對男人在情感上的滋養。當然，讀者自然可以進行更有豐富力的想像，如女人的身形對男人的滿足等。

接下來分析詩中的第四段：

我的身體是母親
從出生第一眼的印痕記憶，你便認定
跟隨糾纏我（行道樹紅綠燈聖誕老公公公閒雜人等都不是母親）

這一段相當有趣，作者使用了母子的關係來比喻床戲中的男女雙方關係。一般來說，很少人用母子關係來比喻男女床戲，當中或許有作者的巧思也說不定。「我的身體是母親，從出生第一眼的印痕記憶，你便認定跟隨糾纏我」這一段話，開啟了「母子空間」，這個空間有「母親」和「嬰兒」這兩個元素，和「床戲空間」的映射關係為：「母親」對映到「我的身體」，而「嬰兒」則對映到「你」，嬰兒對母親的「糾纏」，自然就會讓讀者聯想到是床戲空間中的男人對女人的動作。從「從出生第一眼的印痕記憶，你便認定跟隨糾纏我」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男女雙方的濃情蜜意，甚至是天生一對，從出生彼此就緣分注定在一起。在情感上，男人是倚賴女人的。

最後，讓我們來看詩中的第五段和第六段，這兩段有關聯，故應該放在一起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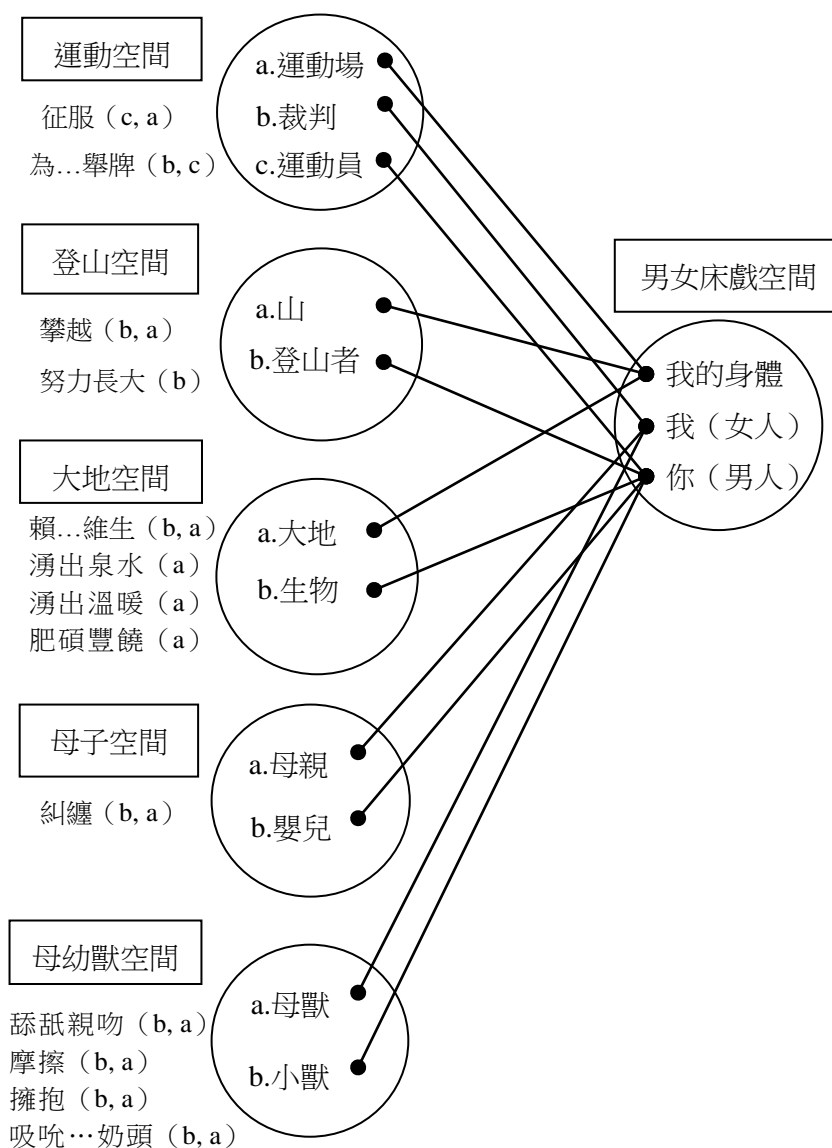
搖擺舔舐親吻，碰碰拍拍磨蹭
遊戲這麼有趣你張嘴笑了（牙齒們蠢動等待發芽）
你用鼻子摩擦我的手臂（潮濕帶熱氣的鼻子）
用尖細爪子抓搔索求擁抱
多肉的掌心，烙印熱度在我皮膚
（那正是獵人們亟欲追蹤的幼獸腳印）

遊戲這麼有趣你累了
側身吸吮奶頭滿足地睡著
我也側身睡著
赤裸的我們親愛又親密
午間，母獸與小獸的床戲

可能會令讀者訝異，這一段的描述，彷彿是用母子關係來比喻男女床戲，只是這裡的「母子」不是指人類的母親和嬰兒，而是指哺乳類的母獸和小獸。「用尖細爪子抓搔索求擁抱」和「那正是獵人們亟欲追蹤的幼獸腳印」這兩句話開啟了「母幼獸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有「母獸」和「小獸」兩個元素，分別映射到「床戲空間」的「我」和「你」。「小獸」對「母獸」的舔舐親吻、碰碰拍拍磨蹭、用鼻子摩擦、用尖細爪子抓搔索求擁抱等的動作，從之前的分析來看，應該都是指床戲空間中男人對女人的動作。之所以用母子或母幼獸的關係來隱喻女男雙方，則是表示雙方是具有情感「倚賴者」和「被倚賴者」的關係，也許男方年齡較小或性格上比較被動，而女方年紀較長或性格上比較主動，在這一點上讀者可以發揮無窮的想像力。

另外，若把第四段和第五段放在一起來參照，很可能會令讀者聯想，第四段的母子關係是否就是母獸和小獸的關係呢？雖然第四段出現了「行道樹紅綠燈聖誕老公公公閒雜人等都不是母親」這一句屬於人類世界的句子，但是也無法百分百就肯定第四段的母子一定是指人類的母親和嬰兒，搞不好就是指母獸和小獸也說不定呢？對幼獸來說，牠所看到的外在世界一切的東西，自然不是母親，只有經常倚偎在身邊、供給乳汁的母獸是母親。文學的趣味也在於沒有一定的答案，卻可以令讀者無限聯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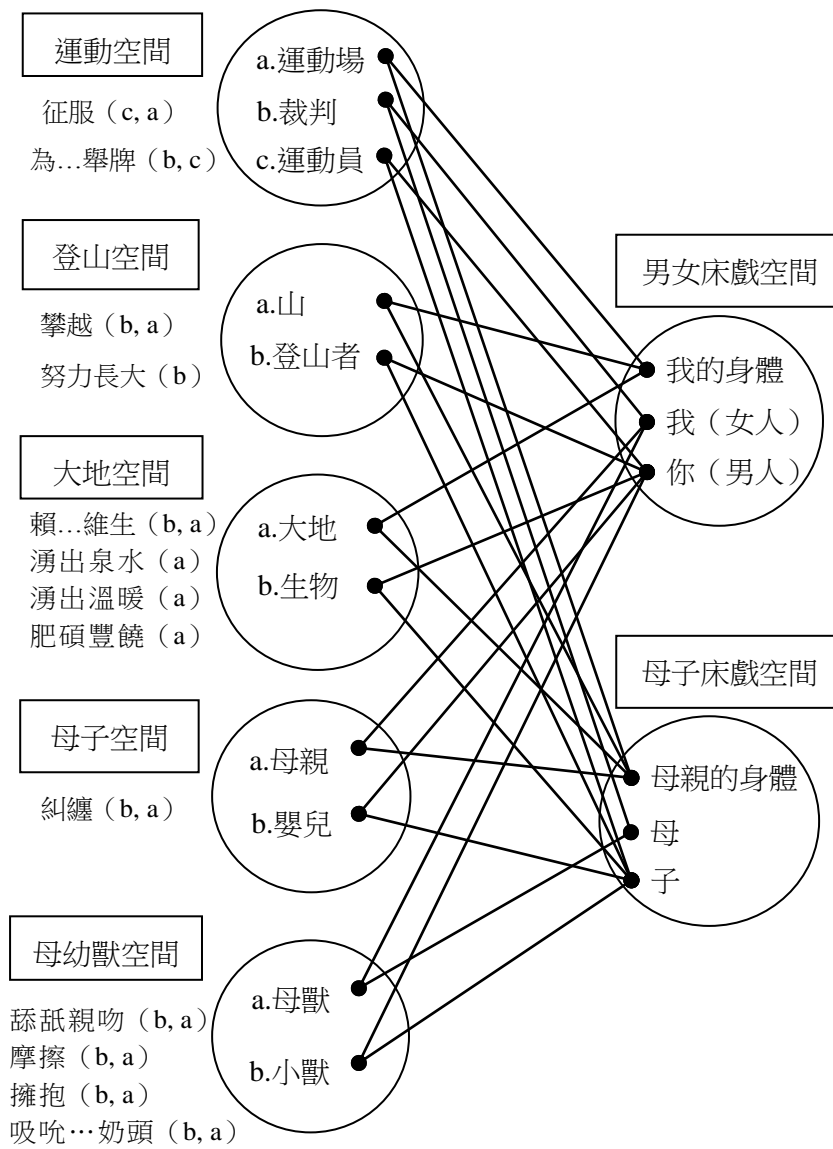
詩的第六段，也就是最後一段的描述，午間，小獸吸吮母獸的奶頭後側身睡著了，這一段可以說是第五段的延伸。若是如此，那麼這一段依然是描述來源域的母幼獸空間。針對上述各種空間的描述，我們可以做出如圖四的心理空間圖。



圖四 男女床戲空間之隱喻映射

由圖四可知，作者用了很多的隱喻來表達「床戲」，也就是說來源域不止一個。在「運動空間」裡，表示男女的關係是「征服者」與「被征服」的關係，運動場是運動員要征服的場地，隱含著女人的身體，正是男人要「征服」的所在。到了「登山空間」，男女的關係亦是「征服者」與「被征服」的關係，因為山正是登山者要征服的對象。至於「大地空間」，則喻示男女的關係是情感上的「滋養者」與「被滋養者」的關係。女人的身體如同大地，壯大肥碩而豐饒，且湧出泉水，滋養了男人。接下來的「母子空間」，則說明了男女的關係是情感「倚賴者」與「被倚賴者」。最後的「母幼獸空間」，則是表達了「遊戲」的內容，男女共枕於床戲的動作有親吻、摩擦、擁抱等。

不過，本詩的作者真的是要描述男女關係的床戲，還是另有所指呢？仔細一看，最後一句「午間，母獸與小獸的床戲」這句話有點耐人尋味。會不會是這一段話，指出詩題的「床戲」，其實並不是男女關係意義下的「床戲」，而是母子關係意義下的「床戲」，所以本詩的作者才會在最後一句話凸顯這個「床戲」，是「母獸與小獸的床戲」。若我們從母子關係意義的「床戲」回看整首詩，會發現每一段的描述，其實更為切合母子關係的隱喻。這時候，原本上述分析的來源域所映射的目標域，就轉化成新的意義。或許可以說，同樣的來源域可以映射出兩個目標域，一個是男女床戲空間，另一個是母子床戲空間，如圖五所示：



圖五 母子床戲空間之隱喻映射

Kövecses (2006: 120-121)曾提出「目標域範圍 (range of the target)」和「來源域範圍 (scope of the source)」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多個來源域映射到單一目標域，即「多重來源的單一目標投射」，後者指的是單一來源域映射到多個目標域，即「單一來源的多重目標投射」，但是圖五所呈現的，則已經是多重來源域映射到多種目標域，足見其複雜度。這首詩，妙也妙在此處，當讀者都以為每一段都是用來比喻男女關係的床戲時，讀到最後，突然有一個翻轉，讀者的腦海彷彿開啟了一個機關，自動把原本設定後的聯想重新改造。重新調整後的隱喻聯想，會自動修正對每一段的解讀。原來，詩中的「我」是指母親，而「你」則是指孩子（嬰兒），在第一段的「運動空間」裡，「我的身體」就是母親的身體，而母親的身體是嬰兒的運動場，嬰兒想要征服母親的身體，這時候的嬰兒就是「征服者」，而母親則是一個「被征服者」，嬰兒以幼稚的身體動作，希望獲得母親的肯定，而母親則「舉牌」給自己的孩子滿分。

第二段的「登山空間」，則用一座山來隱喻母親的身體。而登山者自然是指嬰兒，嬰兒試圖攀越母親的身體，結果「困在山頂」，於是母親鼓勵孩子「努力長大，下次會成功的」，嬰兒和母親的關係，依然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關係。詩中的第三段「大地空間」用了大地來隱喻母親的身體。母親要餵養孩子，而剛出生的嬰兒需要吸吮母乳維生，如同大地滋養萬物，地面的生物皆須仰賴大地提供的養分。因此才會說「我的身體是大地，有潺潺湧出的生命泉水與溫暖氣息，你吸吮著賴以維生」。為了讓孩子有豐富營養的母乳，母親也必須努力健健康康，營養飽足，故說「我壯大肥碩而豐饒，不使你挨餓」，母親和嬰兒的關係是「滋養者」和「被滋養者」。

再來看詩中第四段的「母子空間」，詩中說「我的身體是母親」，顯然是用「母親」來隱喻「母親的身體」。而嬰兒對母親的身體糾纏，從第一眼已經認定母親了，兩者是「倚賴者」和「被倚賴者」的關係。最後來看詩中的第五段和第六段，這兩段都是描述「母幼獸空間」，透過母獸和幼獸的互動，可以知道母親和嬰兒正在玩著遊戲呢！嬰兒對母親「張嘴笑了」，而且嬰兒的「牙齒們蠢動等待發芽」。嬰兒摩擦母親的手臂、求母親擁抱，母親

握住嬰兒的手掌，感受著自己孩子的溫度。最後，嬰兒喝了母奶後睡著了，母親也在旁邊側身而睡，母子兩人共同擁有一個美好的午睡時光。

總的來說，嬰兒把母親的身體當作運動場、高山來征服、攀越，而母親的身體宛如大地般承載著嬰兒。基本上，運動場和山，都與大地的概念有關，在原始信仰或神話世界中，大地象徵著母親，稱之為大母神或大地之母。德國心理學家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的經典著作《大母神：原型分析》（埃利希·諾伊曼 1991/1998），裡面就提到，身體即容器是人類的普遍經驗，而女性的身體特色具備了「身體即容器」的原始象徵，其象徵的普遍公式為「女人=身體=容器=世界」（埃利希·諾伊曼 1991/1998: 42）。這裏的容器，可以視為一種生命的容器。為何母親的身體具有容器的象徵呢？埃利希·諾伊曼分析道：

在容器象徵中所經驗到的，主要是女性的基本特徵。因為作為大圓，它是保護的和緊抱的容器。此外，它也是營養的容器，為未生者和已生者提供食物和飲料。只有考慮到女性基本功能的整個範圍——賦予生命，營養，溫暖和保護，我們才能理解女性何以在人類象徵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並從一開始便具有「偉大」的特徵。女性之所以表現為偉大，是因為那些被容納、被庇護、被滋養者依賴於它，並且完全處於它的仁慈之中。一個人可能被經驗為「偉大」的，但也許遠不如在母親身上所經驗的偉大那樣明顯。看看嬰兒和兒童，他們把母親的地位等同於大母神。（埃利希·諾伊曼 1991/1998: 41-42）

女性的身體，能夠孕育生命，因此是一個生命的容器，滋養生命，而嬰兒投入在母親慈悲、溫暖的懷抱裏，把母親視為大母神。有趣的是，同樣具有容器象徵的大地和山巒，往往也成為了母親的象徵，大地供給萬物生存的養分，與母親滋養生命，具有一種關聯性，進一步來說，整個大地山林就是大母神的世界：

人被森林、平原、高山和峽谷中無限豐富的植物生命所包圍。在一切地方它都生長：地下到處是根和塊莖，樹上是可及和不可及的果實的海洋，漫山遍野都是青草和漿果，堅果和蘑菇，枝葉和穀物。而且這個原始世界也是大圓和大母神的世界；她是保護女神，善良的女神，她用果實、根莖和穀物養育著人……各種各樣的動物充滿了植物世界，在植物世界裡築巢而居，就像是築居在樹上的鳥兒一樣。(埃利希·諾伊曼 1991/1998: 51)

大地上充滿了植物，滋養了人類和動物。所謂的大母神的世界，其實就是植物世界和動物的世界。人類原始的經驗，早已經連結了母親和大地的概念。回過頭來看〈床戲〉這首詩，背後的認知思維與人類原始的神話思維，遙相呼應。有意思的是，〈床戲〉除了用大地的概念來當作母親的隱喻，詩中第五段括號裡的「牙齒們蠢動等待發芽」，也用植物的「發芽」來隱喻牙齒的生長，而另一個括號裡的「那正是獵人們亟欲追蹤的幼獸腳印」，正好也使用了動物的隱喻，而動物和植物，正是一組與大地緊密相關的概念。可見這首詩的作者在使用各種隱喻來表達母親的概念時，這些隱喻都彼此相干，都是以大地作為基礎概念來進一步發揮各種隱喻，而大地又與母親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5. 結論

好的文學作品令人回味無窮，充滿聯想。這首〈床戲〉正是符合這個條件，雖然是現代詩，沒有太複雜難懂的詞彙，但是卻有高度的趣味性。作者首先藉由多重的隱喻來表達床戲的概念，每一段落的描述都開啟一種心理空間，一步一步地為男女性愛關係的「床戲」這個概念建立了清楚的輪廓，接著反轉讀者對「床戲」的認知，一旦這個讓讀者反轉的按鈕啟動之後，讀者會回過頭來重新檢視每一個段落的描述，原來不是描述男女性愛關係的「床戲」，而是描繪母子關係的「床戲」。這時候就會發現，這首詩的作者用大

地相關的概念作為來源域，是有意義的，因為大地本來就與母親有共同的關聯性，在原始信仰，兩者更是畫上等號，也就是大地之母或大母神的概念。

〈床戲〉的作者很巧妙地利用了「床戲」的歧義，鋪展了她的詩，文學作品常具類似的結構，一開始會讓人以為在描述某個框架下的概念，後來才驚覺到原來是在講述另一個框架的概念，這種「框架轉換」所帶來的「義」外驚奇，是一種文字藝術，也是一種能讓讀者看到某一句話就在腦內跑完整個情節的認知語言學技術。

引用文獻

- Coulson, Seana. 2000. *Semantic Leaps: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illes.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6.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 In Adele E. Goldberg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113-130.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_____.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Kövecses, Zoltán. 2006.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eed, John I. 2003.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埃利希·諾伊曼. 1991.《大母神—原型分析》，李以洪（譯）。1998。北京：東方出版社。
- 張榮興. 2016.〈從心理空間理論解析〈己亥雜詩—第五首〉的隱喻〉，《華語文教學研究》13.3: 123-142。
- 張榮興、黃惠華. 2005.〈心理空間理論與「梁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究〉，《語言暨語言學》6.4: 681-705。

張榮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lngjhc@gmail.com

Interpreting Metaphors in the Modern Poem “Chuang-xi” (Sex Scen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 Theory

Jung-hsing CH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metaphors in the modern poem “Chuang-Xi” (sex scene , literally translated as ‘bed-pla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aims to explain what the structures of metaphors look like and what has brought about ambiguous interpretations in the poem. It is pointed out how the poet employs the polysemy of lexical item *chuang-xi* ‘sex scene’ and the cognitive concept of frame-shifting to create the ambiguity in the poem, as a result bringing a series of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this research also helps us understand how the metaphors are processed by the reader when reading a poem.

Key words: metaphor, mental space theory, frame, frame-shifting, modern poem